



這就是 美國的縮影！

黃 鋼 譚 潔 著

群 眾 出 版 社

这本书是 美国的外传

——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幕——

（美）亨利·基辛格著

这就是美国的缩影

黃 鋼 著
譚 潔
江 帆
陶 謀 基 插图
華 君 武

群 众 出 版 社

1958.3.

这就是美国的缩影

黄钢 譚潔 著

封面設計：江 帆

插图：江 帆、陶謀基、華君武

*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3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0 号
經安印刷厂印刷·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总)49(文)34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張3 $\frac{1}{2}$

1958年3月第1版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68,000 印数00001—14200册

定价(6)0.32元

內 容 介 紹

本書包括反映国际問題的文艺小品文廿四篇。作者以淺近而活潑的文字，通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真实事例与具体人物，从社会、政治、經濟、外交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揭露西方国家資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同时也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內外政策及文化、思想領域中反动的和侵略的实質。

在右派分子向人民民主制度发动猖狂进攻，企图从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使資本主义制度复辟的阴谋已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暴露并被粉碎之后，本書对于帮助广大讀者了解資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与西方世界的所謂“民主”和“自由”，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目 录

这就是美国的缩影·····	(1)
魯斯夫人的聖誕之夜·····	(5)
过了时的从軍乐·····	(12)
亡魂的会見·····	(15)
鴿子在紐約的遭遇·····	(20)
艾森豪威尔的“新貢獻”·····	(22)
这就是“自由”的証据·····	(25)
“广島姑娘”的遺志·····	(28)
他們在扼杀孩子·····	(33)
在飢餓的黑幕下·····	(36)
一、出租自己的人·····	(36)
二、“息怒的石膏象”·····	(37)
三、不愉快的冰鞋·····	(38)
四、失业者变成了包裹和囚徒·····	(39)
五、他們不要眼珠·····	(40)
六、“9000”号電話鈴声与不可調和的矛盾·····	(42)
美国电视老板的新財源·····	(44)
超出了預言以外·····	(46)
用死人的声誉填滿了老板的錢袋·····	(49)
美国社会的恶性循环症·····	(53)
为誰辛苦为誰忙·····	(59)
美国“阿飞舞”的面面觀·····	(64)

好萊塢票房价值的一例·····	(70)
好萊塢票房价值的又一例·····	(73)
如果你要走进好萊塢·····	(78)
一、你有畸形的特点嗎·····	(78)
二、意外的难题·····	(78)
好萊塢日記·····	(82)
一、是日落黄昏嗎·····	(82)
二、沒落中的新聞·····	(83)
三、演員培养情感的新方法·····	(84)
四、多变的情誼·····	(85)
五、絲袜商人的自白·····	(86)
六、你能相信嗎·····	(88)
七、英国上議院的爭吵·····	(89)
八、失效的“电影氫彈”·····	(91)
九、电影的“特殊功能”·····	(92)
十、演技的价值·····	(96)
卓別林的喜剧——美国統治者的悲剧·····	(97)
美国国务院的丑聞·····	(102)
“禁止接吻”与“开放舞禁”·····	(107)
好萊塢影片为之遜色·····	(110)
后記·····	黃鋼 (114)

这就是美国的缩影

破产了的石油商人华特斯洛创办了一个“新企业”——他在紐約組成了一個“避債俱樂部”，專門供給在年終躲避債務的人去居住玩樂。華特斯洛是失敗了的富豪，過時的富翁。八年前他擁有500萬元的石油股票，500萬現鈔，500萬產業，但後來，美國的壟斷資本巨頭吞沒了他的一切，他現在除了一幢平房以外就一無所有。

可是，破產了的華特斯洛原是一個聰明的人，他熟悉美國的行情與社會狀況，他從自己的破產經歷中知道了那些貧窮破產了的負債人在每年除夕之前無力清還債務的苦楚，於是，他靈機一動，就向人們發起了半秘密性的“避債俱樂部”組織。它的宗旨是“可以容納躲債的人安安心心地躲到除夕夜”為目的，只要是確有嚴重債務而向“避債俱樂部”繳納一定佣金的人，都可以在華特斯洛巧妙的協助之下住進一幢與外界斷絕了關係的“會址”，可以從12月14日住起，到元旦清晨二時才回家去。

華特斯洛說道：“我破產時，負債累累，幾乎陷入了絕境；為了一個‘債’字，除夕前半個月我沒有半分鐘好過，所以我深知負債人的痛苦……沒錢就得躲避，這是唯一解決的方法。”

“避債俱樂部”的“會址”非常秘密。每年地點都更換，因此一般催債人都找不到它。在這“俱樂部”里常有成百的人擠在一起。他們互相握手自報姓名而相識，在那里打台球，玩撲克，談天說地，一時變成了同病相憐的親密朋友。

“避債俱樂部”不會向美國政府註冊，因此它不能算是一個正式的“組織”。但美國政府容許這個“俱樂部”年年進行一些活動，是因為美國政府知道：在某些時候它不能過份逼苦了負債人，如果政府實在把這些負債人都逼得走頭無路，逼得他們都起而反對今天美國的當權者與仇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那麼美國政府的稅收反而會大成問題，同時對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反而不能起到鞏固與維護它的作用了！

從這裡可以看到美國社會生活的一個縮影。“避債俱樂部”的組成與任何革命性的行動毫無關係，它是一種在資本主義畸形關係下应运而生的“投機事業”，它不是對美國社會制度有任何不滿，而是聚集了負債者與納稅人在那里“苦中作樂”。美國政府之允許它的存在，正如同一家電影院的老板會允許有咖啡館與冷食店開設在它的旁邊一樣，因為后者正是前者的主顧常去歇息的地方。

其實，細想起來，整個的美國社會，又何嘗不是一個最大的“避債俱樂部”呢？在那里，政府要人，也就是大公司老板（因為他們常常是一些相同的人）所開設的，正是這樣一個欺騙納稅人與負債者的“俱樂部”。

在这“俱乐部”里，可以有裸体跳舞，可以有黄色电影，可以有吸毒者与嫖客們百般作乐的地方，但是最盛行的乃是生活用品：家具、冰箱、电视机与小汽車的分期付款……

这样，負債者是广泛的居民群众，收款者是少数統治者（即大老板）的一方。大老板讓負債者苦中作乐，負債者早早晚晚还是要付清他身上所欠的款項——这就象是“避債俱乐部”早早晚晚也不会免除負債戶的痛苦一样。

据“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杂志消息，十年以来，美国人民的債務增加了五倍，千百万美国的家庭需要把他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九去偿还債務。事情已經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紐約市80万名乞丐每天都要向他們的“組織”繳納稅款，譬如說一人一天乞討到一元大洋，务必要向乞丐的“头目”繳納六角錢作为孝敬，而实际，在这“头目”背后的“头目”，则可以收进更多的款項。

这就是在外表繁华的紐約大街上的真象。这就是美国政府所夸耀的“民主”与“自由”的基础。在这里，收債者也有着分期收債的自由。負債者正在享受着早早晚晚都必須破产与貧困、事事物物都必需交納出稅款的“民主”。



插图：江帆

魯斯夫人的聖誕之夜

在一幢意大利十七世紀建築的大樓里，有一間華麗的寢室。巧妙的設計師在這間房子的天花板上安裝了仿照路歷斯王朝式樣的條梁，這些條梁上都油上了綠色，上面刻着薔薇花樣。這就是美國駐意大利大使魯斯夫人在羅馬的寢室。

1956年聖誕節，寒風吹打着魯斯夫人寢室的那几扇大玻璃窗，使那上面結上了一層薄冰。在這幢大樓的客廳里，正舉行着聖誕舞會。美國大使館的官員們和男女賓客們正在聖誕樹前婆娑起舞，人們象狂風卷落葉一般地迅速旋轉。魯斯夫人本來是很擅長跳快步華爾茲舞的，今天，她却不能容忍那令人眩暈的旋律，和那分外使人氣悶的紅色燭光。於是，她告訴隨從人員說：由於右腿又感覺有麻痺現象，不想再繼續跳舞，就退出了舞廳。

魯斯夫人的全名是克萊爾·布思·魯斯。夫人天生一頭柔軟的金髮，有勻稱碩長的身材，再加上善于修飾自己，所以雖然已經五十三歲却還經常因為漂亮而受到贊揚。她在政治舞台上露頭之前，做過新聞記者，當過話劇演員。她的丈夫亨利·魯斯是擁有近千萬份銷路的“生活”、“時代”、“幸福”三種美國刊物的總編輯

和发行人。从1952年到1953年初，也就是魯斯夫人就任大使的前后，魯斯先生的那些杂志曾經不遺余力地替艾森豪威尔競选总统吹噓，因而得到了总统的回报，这样，克·布·魯斯就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大使。

几个月以前，魯斯先生的“时代”杂志大肆渲染着一項有关这位女大使的秘聞：据說夫人由于飲食和呼吸中毒，而发生神經過敏、嘔吐和右腿麻痹的跡象。远在大西洋那边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象煞有介事地飭令駐意大利人員展开了所謂秘密偵查。据他們說，夫人中毒与她的寢室有关。因为那刻着蔷薇花样的天花板，在夫人住进去以前油漆过一次，从那上面經常飄下一种含砒毒的粉末，散落在夫人早餐的咖啡杯中以及化妆品和各种家具上，夫人两年来在这种粉末中生活因此中毒。这消息之所以显得真实可靠，还因为夫人的病据說已經由美国駐意大利那不勒斯海軍医院軍医诊断，也認為是中了砒毒……。可是，意大利报界对美国报刊这样夸張地傳播魯斯夫人中砒毒的秘聞，却表现出气愤和反感。意大利“伊尔登波”报評論这件事說：“生活”杂志的消息是不值得相信的；而且負責美国駐意大使館內裝飾的尼古拉·巴卓拉工程师也出面作証，在报上发表意見說：

“自从1922年以来，大使館的楼房根本就沒有修理过，也沒有上过油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要辨别魯斯夫人“中砒毒”秘聞的真偽，不妨从魯斯夫人出任大使以来的經歷中去探尋綫索。

那是在两年以前——1953年的初夏，魯斯夫人穿着薄薄的鑲着花边的便装。满怀信心地从华盛顿飞到了气候温和的羅馬。当她初任大使的时候，她很喜欢羅馬和現在這間使她困恼但却充满意大利古典建筑美的寢室。那时，她相信以自己多年在社交界、新聞界以及在舞台上得意的生涯中所逐渐累积而来的灵活的外交手腕，是足足可以完滿無缺地应付美国国务院交与她的重任的。那知事与愿違，到現在她在意大利政局的变化中，竟陷于一种很难收場的地步。例如意大利米兰的右翼报纸“倫巴弟邮报”，就使用过这种非常不客气的话指責这位女大使說：“她是这样的多嘴多舌……輕率、不講策略、愚蠢笨拙！”魯斯夫人两年多在意大利活动的結果，只是惹得意大利人士都希望美国政府另外派一个“須眉大使”来。

魯斯夫人和一般美国駐外使节一样，是相信金錢万能的，也相信实力政策是奠定美国国外势力的基础。她初到羅馬时，首先就想用美元来扶植和豢养一个亲华盛顿的意大利傀儡政府，也就是說，她想按照美国政府所要求的方式来塑造意大利政权。魯斯夫人在执行华盛顿政策中的另一个重要內容，就是企图在多变的欧洲局势中极力巩固美国軍事势力在欧洲的这一桥头堡的地位。同时，她也致力于保障与扩大美国在意大利的經濟利益。

魯斯夫人在这个国家里所做的一切，一点也不比別的美国駐外使节为差。她忠实地执行着华盛顿的对外政

策，尽一切力量扩张美国的势力。在历次意大利政府改组时，她从不忌諱直接插手干預意大利內政，赤裸裸地发表对意大利政局的意見。在她剛剛就任大使不久，她就在米兰发表演說，支持亲华盛顿的天主教民主党加斯貝利政府。她公开說：“如果在这次选举中，讓左翼势力获得胜利，美国就要停止对它（意大利）的援助。”她用美援向意大利施加經濟压力，左右选举局势，弄得天怒人怨。1955年5月，意大利的謝尔巴政府倒台，魯斯夫人再度担心左翼政党上台，于是就建議美国国务院放慢“援助”意大利的速度，等到新政府組成后再作决定。这个主張得到国务院批准。后来，意大利另一天主教民主党人塞尼組成政府，魯斯夫人揚言要增加駐意大利的美軍，来迫使塞尼政府批准由于謝尔巴犹預不定而未解决的一系列的意美协定——这些协定在战略上和經濟上对美国大有好处……

美国对意大利的政策以及这位女大使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意大利人民的普遍反对。就在她上任的那年冬天，意大利各地紛紛爆发了反美运动。魯斯夫人一想到那时聚集在美国大使館門前的两万多示威群众，就觉得胆战心惊。那一天，她剛剛和意大利总统举行特別會議回来，警察扔了十五个催淚瓦斯彈都赶不散那些高呼反美口号的群众。从1954年开始，意大利正式展开了一个“要求召回美国駐意大利大使魯斯夫人的运动”。1955年，在意大利举行总统競选的时候，西西里島的选民又发动了一个反美运动。很明显，魯斯夫人在意大利人民

反美情緒高漲的氣氛中過得很不愉快。美國“紐約時報”說過：“意大利總統喬瓦尼·格隆基對克·布·魯斯大使抱敵對態度，希望把她趕走，理由是她干涉內政。”

“如果宣布一個大使不歡迎，就勢必會迫使他所代表的國家的政府把他召回。”這是美聯社在報道有關魯斯夫人在意大利的消息時所作出的結論。這樣，在意大利一再敗北的魯斯夫人就不得不考慮作離去的準備。一個月以前，她稱病向美國國務院提出了辭呈，很快就得到了艾森豪威爾的“批准”。原來，當外界盛傳魯斯夫人“中了砒毒”的時候，這位夫人在意大利的外交生涯正處於不順利的頂點。不論魯斯夫人“中了砒毒”是真是假，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她在意大利再也呆不下去了。因此，她只好遞上辭呈。最近，她行色匆匆地從華盛頓趕到羅馬，清理行裝準備聖誕節後回國……

魯斯夫人心情惆悵地走出舞廳，回到了寢室，百感交集。她回憶起她在意大利的整個經歷。她認為自己正象她上任的那一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寄給駐外使團的那封信中所要求的那樣：“我們由於加在我們身上的重大責任而聯合一致，我們是美國基本利益的前綫保衛者。”

“不是嗎？”魯斯夫人想道：“難道我不是象國務院要求的那樣，象一個士兵似地戰鬥過來了嗎？……”

但一切都失敗了。

她痛苦地捏緊了她的雙手，又想起了幾個月來被夸大了的有關她“中了砒毒”的傳聞。她十分清楚地知道這種被傳播開去的秘聞是和她在政治生涯中的挫折聯系

着的。但是，她能向誰吐露这一切呢？她懊丧地想：

“假若换了别人来，他們就能做得更好么？不！誰也不能改变这种命运。这难道就是忠于美国基本利益的回报么？多么寂寞的聖誕夜呵……”

她感到房子的空气令人窒息。她似乎真的聞到了空气中散播的那种含有砒毒的苦澀味。魯斯夫人神經質地跑向窗前，推开了窗門，一陣冷气使她感到渾身寒顫。羅馬圣彼得教堂的鐘声透过严寒的空气傳送过来，一队意大利居民組成的唱詩队正从窗下走过。

多么安宁的聖誕夜呵！魯斯夫人剛掠过了一种对自己家人亲切的思念，她忽然又想起了美国大使館門前的那次示威游行，想起了意大利人雷鳴般的吼声：“美国統治者，滾出意大利！”虽然在漆黑的夜晚，她却敏感地觉察出現在窗外唱圣詩的人們，那天一定也在大使館門前喊过口号。象一个盜窃者被人发现了似的，她迅速地縮回头来，紧閉上窗戶。

这时，使館的女侍者正好走进門来，关心地問道：

“夫人！想喝杯咖啡嗎？”

“好吧！你端一杯来。”夫人这时十分需要咖啡刺激她的神經。

“但是，夫人，最好还是到外边去喝，这房子里的粉末对您的健康是不利的。”女侍者温和地說。魯斯夫人莫可奈何地摆了摆手，用那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得出来的忧愁的声調說道：

“好吧，我就来。”